

02

寧河文史資料

李新



第五輯



政协天津市宁河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宁 河 文 史 资 料

第 五 辑

政协天津市宁河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宁河文史资料

第五辑

*

政协天津市宁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天津市宁河县福利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9.5印张 206千字

津宁文图字(99)005 (内部发行)

政协宁河县第七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魏永成

副主任:张 扬 范佩英

委员:于云和 李 光

刘旭清 李振起

杨国奎 赵建英

特邀编辑:张德钰

EA36/26

目 录

闯关东的宁河人	胡艺生(1)
西安事变亲历记	李绍曾口述 李天嵩执笔(8)
宁河县近代教育先贤齐尚之	齐志乐(18)
一粒子弹头	李亚光口述 李卫华整理(22)
宁河县南下干部工作团在湖南	任永利(26)
旧芦台镇商号店铺及其它	常维廉(34)
解放前宁河县私人药铺的分布与发展	杨淑平(50)
蓟运河上的船	赵廷璞(53)
解放前的宁河电信	刘桂永(62)
德和生杂货店的兴衰	刘景旭(71)
丰台小学点滴	王溯清(76)
丰台水会	于化一(83)
浅谈碌碌花会及伴唱曲《哭五更》	唐若愚(86)
“海里蹦”与大北花灯会	李文有口述 唐若愚整理(93)
运河今昔	刘志芹(99)
神奇的七里海	刘旭清(104)
赵本庄村名的由来	赵约公(109)
节日轶事四则	赵约公(111)
鲜为人知的县农场	陈绍元(114)
五十年代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变迁	陈绍元(120)
忆五六年水灾粮食供应工作	王海臣(124)

初为人师·····	马文中(128)
一九五六年我县兴起跳交谊舞·····	王海臣(133)
忆前宁河师范学校·····	黄一鹏(136)
七千民工参加修建密云水库·····	赵建英(140)
宁河县第一台电动机的问世·····	苏长淳(143)
炼铁小高炉的上马与下马·····	齐景贤(146)
五兰缝纫社·····	刘艳梅(150)
我经历的大办公食堂·····	王海臣(155)
食堂化·瓜菜代·增量法 ·····	李树军口述 李梅英整理(160)
兄弟情——一九六三年接收静海县灾民纪实 ·····	王海臣(163)
一次难忘的飞行——首次空投原子弹成功 ·····	刘景新口述 刘金升整理(166)
杜阁老墓被毁闻见录·····	杨国奎(171)
治理北四河·····	刘桂永(177)
在根治海河的日子里·····	于云和(183)
回忆创业兵团初建的日子·····	陈绍元(188)
记 104 干校·····	王福政(194)
雹灾见闻记·····	杨国奎(199)
“文革”时期的宁河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	杨国奎(204)
回忆七〇年“战备”展览·····	张 扬(210)
岳龙知青话当年·····	张德钰整理(214)
和知青相处的岁月·····	郭树洲(222)
震后搬兵救灾民·····	王兴邦(226)

震中婴儿 今日大学生

..... 赵文香口述 李建敏整理(229)

恩泽当代 惠及子孙——忆河西大会战

..... 李振起(234)

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纪略..... 张润臣(239)

宁河县康复中心筹建始末..... 闫宝国(245)

奶山羊的开发与我县奶畜业的发展..... 冯殿贵(252)

宁河县人工养殖对虾河蟹纪实..... 孙立刚(258)

记联合国粮农组织援建大辛渔牧场..... 孙立刚(262)

宁河县气象站的建立与发展..... 赵继昌(267)

宁河县评剧团兴衰始末..... 杨国奎(272)

喜闻乐见的评剧艺术在农村..... 冯继祥(285)

运输机械厂建厂始末..... 苏长淳(290)

闯关东的宁河人

胡艺生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中叶，在河北冀东一带——西起宁河、宝坻，东至山海关，有一个向东北大量移民的特殊现象。这些移民大多数从事商业，其中也有少数是手工业和服务行业，很少是农业和工业。并且，这些移民都是不带家眷，不想在那里落地生根。绝大多数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和现在的外出打工有些相似，所以我们称之为特殊现象。

清朝皇帝把东北三省视为“龙兴之地”，从顺治年间便开始修建了一条柳条边墙。以边墙为界，不许内地人越界采参、打猎，更不允许汉人移居东北，防止破坏他们的风水宝地，这个制度维持了一百余年。

1858年，清政府在帝俄胁迫之下，与俄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璦琿条约”，将中国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割让于帝俄。清政府开始感到东北地旷人稀，国防力量薄弱，慑于危亡，才解除禁令，允许汉人移居东北。于是，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宁河人在此时期，开始大量向关外移居。

当然，在这之前也有少数经商者往来于关内外，从事商业活动，并已和当地发生了某种联系。据笔者所知，我的祖父胡润斋，生于1836年，估计在20岁之前便到吉林省奉化

县（今梨树县）一家药店学徒。后来在那里学成中医技术，即在当地行医，可知他外出之际，还在“璦琿条约”签订之前，可以想见早已有宁河人在那里经营，否则不可能一个人单独跑到那里去谋生计。

那时交通不便，往来商旅都靠步行，据老年人讲，由宁河走到长春，要走一个月左右，背包揲伞，夜宿晓行，煞是辛苦。并且邮政不通，欲往家乡传书带信，都靠往来行旅探亲之人互相携带。在那个时代能收到一封亲人函信，真可谓“家书抵万金”了。

随着谋生大军不断进入东北，亲友夤缘介绍，农村流动劳力，视赴关外谋生为唯一致富之路。粗略估计，民国初宁河境内，平均百户之中至少有 10 户有人在关外。且每户常常是父、子、兄、弟甚至全家都以外出谋生为职业。其足迹遍布东北各个城乡，几乎有商业活动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宁河县人。

从事商业经营需要基本的文化知识，因之农村文化教育也有所发展。原来各村都普遍设有私塾，在“五四”运动之前有的村便开办公立小学校，而且这些新式小学专以训练适用于商业的人才。例如板桥村学校，便培养出不少书法佳妙的学生；进入商店以后很快得到重用，其它各村也有类似情况。

这种人口流动，首先使农村经济发生变化，外出人口，源源不断地将为数不小的款项汇回家，给农村生活注入活力，一部分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赖以维持生计。至于在关外商致富的人，带大量资金回乡，更是修建房舍，广置田产。有人估计民国初年，在乡村中修造砖瓦房的人家，百分之百

是靠“关东来款”。

多少年里，宁河县内究竟有多少人次到东北经商谋生，他们汇回家乡的资金究竟有多少，可惜本县没有确切统计数字。但我们可以参考一份外地资料，以抚宁县留守营镇功成玉银号统计的数字为例，在民国 15 至 20 年几年之中，仅其一家每年就有从关外汇到关内的资金约 70 万元。包括抚宁、临榆、昌黎三个县，他们外出人数可能多于宁河，我们不妨假设一个数字，以宁河一县估计每年从关外汇入款项至少当在 10 万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宁河县人在东北地区经营活动，有不少人在事业上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他们勤劳、俭朴、诚实、守信，每在一个地方落脚，都和当地居民融合相处，并与外省地的经营者团结协作。可以说宁河外出打工人员，已无省、县界的畛域之分。当然在相互援引、介绍之下，首先是同乡亲友经营结伙者为多。在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经营小百货批发，几乎为宁河帮所垄断。

在沈阳市小西门里一帶有德順成、慶泰永、德生成等十余家小百货批发商店，都是宁河人开设。经营岁久，实力雄厚，其销售网络包括了整个东北地区。在哈尔滨市道外南勋街，是有名的小百货批发业集中地，其中大多是宁河人所创办。如鸿兴大、洪兴永、永和益等都是资本雄厚的店铺。前期以销售京（北京）、广（广州）杂货为主，后来派人常驻日本大阪，进口东洋货物。财东王家、姜家也都是宁河县的富户。他们将盈余的商业资金，汇回家乡，购置田产。当然也是当地的地主，但宁河土地瘠薄，经营土地收获不丰，他们仍以经营商业为其经济来源，由于不肯对农业大量投入，

所以利用土地剥削有其一定的限度。

在后板桥村有个财主叫解瑜，在西安县（今辽源市）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百货商店，字号叫德庆隆，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大商号。解某在宁河也是富甲一乡，当板桥村在解莲圃等兴学人士创建板桥公立两等小学校时，村中富户都解囊相助，捐资者多则千元，少则数百，唯独解没有捐款。后来才知道解瑜拥资自傲，不肯与解莲圃合作，而且在自家房后独资建了一所小学，以示对抗。这所小学存在没有几年，后来仍然并入公立小学校。此事可见解某凭借他在商业上的成就，显示他的财大气粗。

在中国东北的中药材行业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吉林世一堂了。在日俄战争时期该店濒临危殆，当时在店中学徒的田庄坨刘子权先生，为保护世一堂的财产做了重大贡献，得到药店财东的信任，后来升任世一堂的总经理。在刘子权的开创下，世一堂药店不断发展壮大，分、支店面遍布中国南北各地。在哈尔滨道里、道外各设规模较大的分店，在长春、阿城、佳木斯、奉天、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都有分号。其业务触角，北及俄罗斯，南至香港。世一堂的经营作风主要是诚实守信，保证药品质量，不搞投机取巧，所生产的中成药誉满大江南北。直到解放后，许多地方都还保留着“世一堂”的字号。全盛时从业人员有千余人，其中宁河县人不在少数，可以说刘先生对家乡有很大贡献。

以肩挑贸易在东北谋生，后来在商界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宁河县颇不乏其人。在清咸丰年间，板桥村有刘氏兄弟，到吉林省梨树县挑担贩卖瓷器，后与亲戚合作，开设以瓷、铁、锅、席为业的三合广杂货铺。经过两代人的努力，

发展到四平街道里、道东两店。后在郭家店创建了三合祥，民初又在西丰县开设了三合昌百货店，被当地称为巨商。三合广经营扎实，所开店铺都是自置房产，资力殷实，当时金融机构如东三省官银号都争取与之交往。解放之前，三合广在东丰台、胥各庄设立分支门市。股东刘氏在板桥村分为两宅，其后人多为读书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参与商业经营，不置田产，企业主刘润卿于解放后在天津病故。

西双庄苏家以闾伯力、威子（即海参威）起家。创业人全靠背扛、肩挑，冒着生命危险，在边境上与俄国人交易，后在哈尔滨、天津等地创建祥发字号。

江洼口姜家也是以小本经营起家，因恐盗匪抢劫，有人问他赚了多少钱，他的回答总是三个字：“将够本儿。”后来竟成了他的诨号，反而不知其真实姓名。哈尔滨永和益、沈阳德益永就是他家的店铺。“将够本儿”也是宁河县的大财主。

另外以经营瓷、铁起家的还有田庄坨王氏，在八面城开设的“玉碗铺”和“大德昌”，曾发展到洮南一带，王氏为村中大户，清末民初富甲一村，三十年代便已衰落。还有以颜料业起家的田庄坨孙氏，发祥地为东丰台和锦州。

齐家沽刘氏在清末曾是一大富户，他们在西安县和二道河子一带，经营杂货土产和皮毛业，民初败落。

还有东板桥李氏，曾在安东岫岩一带经营商业，声势甚大。据说，其家建造新房所用木材，都是从安东用木筏运抵家中，高堂瓦舍，也曾名冠一方。可是在沈阳至安东的铁路建成后，他们火爆一时的经营，随着交通不便的岫岩县的衰落而衰落了。

西板桥有位刘克顺，在光绪年间独闯关东，惨淡经营，在辽西彰武县新立屯、哈尔套等街创办土产杂货店，曾发展到十三家，事业上算是颇有成就，可是在 20 年代经济大萧条中全部倒闭。

老一代的宁河商人，珍视信用，宁可倾家荡产，也不肯使信用扫地，为此也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田庄坨的刘兰亭，在宁安县经营一家“广兴昌百货店”，在萧条时期，倒账亏累，无法还债而自缢身亡。拖欠亲友或银行贷款竟致以身相殉，实为可悲，这真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刘在乡中颇有人望，精明忠厚，壮年殁谢，人多惋惜。

宁河各乡、各村在关外经商者实在太多了，还有倒流村刘家、侯家，盆罐庄韩家、周家，埋珠韩家都是商业富户。闯关东者遍布全县，惜乎其它资料知之不多，不能列举。

东北地区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土质肥沃，人口稀少，移民就地落户，只要劳动，极易谋生。经济随而发展，就为经商者创造了发展条件。精明能干的宁河人，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东北各地打下了商业基础，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民族资本的一部分。可惜在历次社会动乱中，几经摧残打击，在解放之前，已然凋蔽破败所余无几了。

第一次打击是在帝俄势力充斥整个东北的时候，他们发行一种中国人叫做“羌贴”的纸币，与中国其它货币同时在市面流通。十月革命之后，白俄仍在中国用羌帖抢购物资，后来帝俄彻底崩溃，中国商人手中存有的羌帖形同废纸，因之倾家荡产者不少。

第二次打击是在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东北城乡商业向例是向当地农民“赊销”，等到秋收之后农民卖

了粮食，才能归还商家货款。1929年受世界经济影响，东北的高粱、大豆价格一落千丈，农户纷纷破产，连带商业为之倒闭。宁河人所经营的商业，当然也在劫难逃，上面说的刘兰亭殉亡就是那时的事。

第三次打击是日军侵占时，日本军阀为了搜刮战费，在东北统治经济，横征暴敛，掠夺物资，大量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百余年来所积累起来的民族资本，在侵略者的枪炮声中灰飞烟灭。到了解放前夕，虽然存在着一些工矿企业，然而都是空壳而已，无有资力。商业当然更惨。

随着战争不断，农村凋敝，生计困难，宁河人在东北谋生者纷纷将家眷接到关外集中生活，形成一股浪潮。这次移民，则是长期居留，不同以往。解放之后，已是各自安居乐业，不再大批流动了。

另有两种情况，因为难于理解，也称之为特殊现象附带一提：

一、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宁河人形成一种风气，就是重视经商而厌弃从政。所以富家子弟很少读书升学入仕途，大都小学毕业以后，就到东北去谋生计。因在大城市活动的较多，也把近代文明带回家乡。

二、宁河县邻近天津，距北京也仅百余公里，京、津是工商业发展较早的城市，又是手工业的故乡。但宁河人往京津两地谋生就业的似乎少而又少，反而不远千里纷纷投向东北，甚至去冰天雪地的边疆，找寻出路，因之在津、京两地，宁河人在商业上做出成绩者也寥寥无几。

西安事变亲历记

李绍曾口述 李天嵩执笔

我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北淮淀，少年时在天津永利成银号学徒。1925年20岁时，弃商投身东北军，翌年考入张学良在北京创办的军需学校。毕业后任东北军骑兵六师十八团少校军需官，我们的师长是白凤翔。

1935年东北军调驻陕西，名义上是“开发大西北”，实际上是去“剿共”。同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不久，东北军就向陕甘红军大举进攻，可是出师不利，一〇六师、一〇七师、一〇九师、一一〇师的大部分先后被红军消灭，我们骑兵六师的十八团整个团被红军俘虏。百日之内，作战数十次，东北军损兵折将。

西安事变时，我是骑兵六师十八团少校军需官代理师部军需处长。那时，我住在西安小差市街阜丰里5号，往里一拐6号就是师长白凤翔的家，张学良公馆也在这条街上。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司令官们都很熟悉，又由于新编十六团团团长刘海山的举荐，白师长对我的印象也不错，所以我和白师长过从甚密。

1936年12月11日晚上，我和参谋处长阎景桥、秘书田立斋在白师长家闲说话。11点钟，白师长回来了。他

倚着沙发，吸着大烟，神情十分严肃。我们也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良久，他忽然坐起身，声音有点发颤地说：“现在，有一件最紧要的事，你们各抒己见。”我们立刻正襟危坐，听师长说下去。

白师长说：“下晚儿（傍晚）的时候，张司令（张学良）把我叫去了，一见面就问我：‘有件大事你敢干不？’我说：‘司令说啥事，没有我不敢干的。’司令说：‘让你去杀日本天皇，你敢不？’我说：‘敢！我杀不了他，他杀了我，我还成仁呢。司令下命令吧！’张司令说：‘比这还大的事你敢去不？’我说：‘多大的事我都敢干，作为军人我服从命令。’

“张司令看我一眼，又低下头，在屋里来回踱步，他一边踱步，一边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指责我、唾骂我。国恨家仇不报，我有口难言，也难以为人。刚才，我又去劝蒋老头儿（蒋介石），你说破了嘴，他就是不同意抗日，非得把共产党剿灭之后再说。人家共产党大仁大义，以民族大义为重，我们却在这里跟人家同室操戈，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没脸活下去。’

“说着，张司令转过身来，果断地说：‘你立即把刘桂武（骑兵十八团团长，当时正在王曲集训）调来，和孙铭九（张学良的卫队团长）一起带着全团步兵，明天拂晓前赶到临潼把蒋介石捉来。我这叫‘兵谏’，逼他抗日。他答应就放他，不答应再议。’”

白师长说：“我当时也不知道啥叫‘兵谏’，反正知道是捉老蒋，就说：‘一切听司令的。’临来的时候，张司令叮嘱我：‘千万要活的，这影响太大了。前几天我带你去见蒋老头儿，也是有用意的。那里的路你熟，也知道蒋老头住哪

里，你敢去不？”我说：“敢去，保证完成任务！”白师长说到这里，放下烟枪，说：“你们看，这是多大的问题呀，去抓全国‘领袖’啊！”

一听说要捉老蒋，在座的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事非同一般，弄不好就会天下大乱；喜的是，这事办好了，大快人心，正符合东北军官兵的心愿。阎参谋说：“老蒋搞‘清一色’，一心想消灭‘杂牌’，他下令‘剿共’让咱们由南向北攻，让老胡（胡宗南）由西向东攻，他们中央军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一点损失也没有。咱们东北军光去年9月到11月就损失了3个师的兵力。老蒋让咱们和共军两败俱伤，他坐收渔利，分明是‘借刀杀人’消灭异己。”

我说：“他对我们东北军和对中央军就是不一样，我们的军饷还不及他嫡系部队的一半。他答应给粮食、衣服、机械，他给了么？”

田力斋说：“现在全国都要打日本，就他不想打，咱们再跟着，那就会成为千古罪人，要背上万辈子的骂名。”

白师长说：“你们说的对呀。现在我还有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咱东北军的将领多了，凭什么张司令单派我去呢？我又是热河人，他派我去，那就是信任我，这是知遇之恩，我宁死以报。”

最后白师长吩咐：“田秘书在家留守，阎参谋、李处长你们跟上我。敬輿（我的名字）你先准备几万块钱，这事成功了，论功行赏。”

一切准备停当，我们便出发了，名义是演练部队。驱前的是刘桂武和孙铭九，共两个团的兵力，统一由白凤翔指挥，我乘一辆满载军需物资的汽车紧随其后。